



金 近 著

三个孤儿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贵州省图书

个孤儿

金近 著

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当年天目山区的小朋友们，你们现在在哪里呢？在多灾多难的日子里，我们一起度过艰苦的日子。虽然时间随着流水漂得老远，可是在我的记忆里，还是那样深切难忘。

——作者

目 录

一	火 灾	1
二	探 险	6
三	姐姐的苦恼	11
四	在笋干厂里	16
五	才根哥来了	20
六	捉 鱼	26
七	多好的水库	33
八	写 对 联	39
九	两件新鲜事	46
十	二牛上学	53
十一	大牛买盐	60
十二	谣言从哪里来的?	66
十三	教姐姐写字	74
十四	猜想不到的事	79
十五	刘老师病了	85
十六	孩子们的心里话	91
十七	难忘的早晨	98

一 火 灾

“起火喽！”“哟！这是哪家着火？”

生产队长王才根，跟三个年轻小伙子在一座竹山上掰竹笋，他听到有人在喊起火，转身朝远处望，只见自家那个村子里，靠山脚旁的那一排屋子，有一家的屋顶上浓烟滚滚，直冲天空，黄色的火苗在乌黑的浓烟下面乱窜，救火的铜锣声噙噙的敲得又急又响，远远传到这里，声音变得细小了。王才根等不及细细猜想这到底是谁家，手臂一挥，叫三个小伙子跟他一块跑下了山。

他们飞一样地跑到那里，连脚跟都没有站稳，就冲进养猪场，挑起水桶担，到溪滩边去担水。通溪滩的路上，都是救火的人，端水的端水，抬水的抬水。火烧场上，火苗啃着木头的噼啪声，啪啦啦的泼水声，哗啦哗啦的叫喊声，混杂成一片。

王才根一看火势很猛，顺着风向往东烧，他怕这火烧到东边几家，一纵身跳到羊棚的一个大木桩上，从别人手里拿起斧头拆墙。叭叭几下，只听到轰隆一声，墙头有一小半倒塌下来了，再敲，又倒下好几排砖头。他还想跳进屋里抢救东西，忽然有人叫他：

“才根哥，你快下来，东西都抢出来啦。”

王才根一看，是这屋子的小主人大牛，也可算是这一家的家长。这个十五岁的小伙子，汗水和着黑糊糊的烟尘，涂得满脸都是，他脑袋一晃一晃的，有点支持不住的样子。王才根跳下来扶住大牛，说：

“冬梅呢，二牛呢，他们在哪儿？”

顺着大牛的指点，王才根看到大牛的妹妹冬梅怀里抱着一条被子，想找个干燥的地方放下。他弟弟二牛站在一旁，牵住那只心爱的小山羊，望着慢慢熄灭的火头发呆。小山羊咩咩地叫得很悲伤。

火扑灭了，剩下的是一股股往天空飘动的烟。这淡淡的烟雾大概也累了，渐渐隐去。

救火的邻居忙乱了一阵子，都带着自家的脸盆、水桶，陆陆续续回家去。

火烧场上还留下好些人，在议论火是怎么烧起来的。

二牛那个好朋友金荣的妈妈说：

“都怪家里大人死得太早，真可怜。三个小孩子自己当家，能活下来就不错了。今天起火，就是二牛怕哥哥、姐姐中午吃饭赶不上时间，他一个人又要烧火，又要炒菜，顾了这头顾不上那头，灶肚里的火碰到了灶旁的一捆干柴，就烧起来了，等我们发现，火头已经蹿出屋顶。亏得大家都来救，还好，只烧掉半间屋。”

王才根一边听，一边在想另外一件事。

“今天大牛他们住到哪里去呢？还得想想办法。”他自言自语地说。



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

金荣的妈妈想了想，望见路边低头牵着小山羊的二牛，说：

“叫二牛到我家去住吧，我家金荣跟他合得来，只不过屋子破旧些。”

王才根听到二牛有地方住，笑了：

“金荣妈，真不该麻烦你。二牛到你家去住也好，以后修了屋子再搬回去。”

人群里有谁又说了：

“那冬梅到哪家去住呢？”

沉闷了几分钟，有个四十岁上下的妇女走到王才根面前，一脸和气，微微笑着说：

“才根哥，你要不嫌弃，冬梅住到我家去吧，我会照顾她的。”

冬梅的住处也有了着落，这是王才根最操心的难题，现在很顺利地解决了。他跟大家一样，很高兴。

三个孤儿，只有大牛还没有住的地方。王才根低头考虑了一下，对大家说：

“大牛住的地方好解决，跟我上山去掰竹笋吧，笋干厂里吃住都可解决，先住些日子再说。”

大牛眼里露出感激的神色。这个笋干厂，是单层瓦片的瓦屋，每年春天上山做笋干，就在那里煮竹笋，烘笋干，吃住也在那里。到那里去劳动的小伙子，最年轻的也要比他大三四岁，看来才根哥把他当做大人了。

天色暗下来，一群群的乌鸦呱呱叫着，飞过山头，急着回到窝里去。从田头劳动了一天回来的几头水牛，不时

地“哐”着，它们还不知道，这里刚才发生了一场大火。

远远的听到有人在叫大牛的名字。大牛急忙跑出去，看到乡长俞志祥早站在破烂的篱笆外面了。

“大牛，你受惊了吧，弟弟妹妹都好吗？”

“志祥叔，多谢你还来看我们。都好的，就是烧掉半间屋。”

俞乡长在朦胧的黄昏里，抬起头看了刚烧掉的半间屋。他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小纸包，塞给大牛。

“这是乡里送来的三十块钱，让你们添置些东西，是救济款，以后有什么困难，再找我好了。”

大牛眨巴了一下眼睛，没有伸出手接钱，笑着说：

“志祥叔，钱我不收。我爸去年死的时候，乡里已经给了不少钱啦。谢谢你的好意。”

俞乡长硬把钱塞到大牛手里，大牛缩着手躲来躲去，硬不肯收。这时，王才根从破屋子里跑出来了，说：

“大牛就是这脾气。他不声不响的，把他爸爸欠生产队的钱也还掉一半了。”

大牛也接着说：“志祥叔，只要我劳动得好，不会有什么困难，要是钱不够，我再来找你。”

俞乡长站在原地方，眼睛打量着大牛，好象在想些什么，最后，他直起腰，把钱放回衣兜里。

“大牛，我知道你有骨气，可你办事也要实在些，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。”他又转过脸对生产队长说：

“才根，你多关心他们，大牛终究还只是个孩子呢。好，我走啦。”

二 深 险

二牛在金荣家跟金荣睡一张床，他翻来覆去地总是睡不着。

暗淡的月光透过玻璃窗子照进来，二牛凭着月光，看看金荣仰面睡着，轻轻地吹着气，睡得很死。二牛的脑子里想得很多，想到自己种的菜地，救火的时候，长得很好的菠菜、莴笋、黄瓜秧、豌豆蔓、萝卜，都给大家踩得稀烂了，以后哥哥姐姐回来，吃什么呀？还有，小山羊拴在金荣家的柴草房里，象个蹲监狱的罪犯，妈呀妈呀叫得多可怜，应该让他回到自家的羊棚里去，羊棚没有烧坏，周围绑着的刺柴，还是象铁丝网一样结实。再还有，起火的时候还没有回家的三只母鸡，一只公鸡，也得住到自家的石头窝里去才好，母鸡下蛋，也不会到处找窝了。还有好多好多事，要回家去做。他越想越睡不着，听着金荣低低的鼾声，忍不住伸过手去捏住金荣的鼻子。金荣一下子睁开了眼睛。

“金荣，我老睡不着觉，有个想法跟你说。”

“你说什么呀？”金荣揉着没睡醒的眼皮问。

二牛怕吵醒金荣家里的人，说话的声音压得很低，

“我想回到家里去睡。”

“你们家给火烧了，还睡到哪里去？”

“我睡的那个小间只烧坏一扇窗子，用木板挡住就行。”

二牛说着，态度好象很坚决。

“算了吧，一个人睡在那里多害怕，这山上就有狼。”

“你也去，我们说说笑笑，就会睡着的。要是再睡不着，我那里的床底下还有一铁罐子炒花生，一边吃一边想讲什么就讲什么。你去吧。”

金荣最听二牛的话，他抱着一条被子，跟着二牛走了。

这一回，金荣睡在二牛的小床上了。二牛倒是睡着了，金荣偏偏老睡不着，二牛的那种轻轻的呼吸声，叫金荣听了很羡慕。接着，金荣听到外面又有一种怪叫声：

“嘎——嘎，嘎嘎。”

这声音就在屋后的山坡那边，叫一阵，歇一歇，又叫一阵，最后听不到了。金荣忘了还要睡觉，他有些慌啦，心里想得很多，想象着鬼是个什么样子，妖怪又是个什么样子，他把小人书里看到的，那些妖魔鬼怪可怕的丑恶样子，都在头脑里一个个翻腾出来了。他把被子蒙住脑袋，太热，不透气，也不管用。他只好轻轻叫着二牛：

“喂，二牛，你听，外面什么在叫？”

二牛嗯了一声，翻个身，又睡着了。

“二牛，二牛，你听听，那叫声是什么？”

二牛睁开眼来，两手撑着床，坐起，有点惊奇地问：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你听到了吗？叫了老半天啦。”

二牛满不在乎地说：“这是树妖作怪。你还记得吗？有一年下雷阵雨，轰隆一声，雷公把我们屋背后的一棵大槐树劈成两半，大家都说，雷公劈死了树妖，这是树妖变的鬼，到半夜要叫的。”

“那你不怕吗？”

“我不怕，听惯了。”

金荣和二牛还坐在床上，集中精神听那个鬼叫。

听着听着，金荣的胆子也大些了。他对二牛说：

“树妖变的鬼，你见过吗？”

二牛摇晃着脑袋。

“没见过。”

“哎，我们出去看看，怎么样？”

“你这人，这有什么好看的。”

金荣由害怕转为好奇，他心头痒痒的。

“二牛，我们悄悄地去，悄悄地来，别叫那个鬼发现就行了。”

二牛只听人家说，那是树妖变的鬼，可谁也没有见过树妖，这一回他倒很想去看看，反正两个人在一起，胆子也大些。

二牛没吭声，他想了好一会儿，算是决定了。

“那我们去吧，手里最好拿个东西，我拿一把砍柴刀，你拿一把铁锨。走！”

两人拿着各自的武器，来到了屋后的山坡上。

天上只有几颗星星，闪着微弱的光，月亮不见了，周围黑洞洞的，远山和树林，只露出模糊的影子。

他们打量着那半棵大槐树，树根旁有个洞，走到跟前往里一望，黑糊糊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他们在洞口等了一忽儿。金荣壮壮胆，提高嗓门先叫喊起来：

“嗨！洞里的鬼，有本事你敢出来？”

二牛不叫喊，他用砍柴刀的背，敲着树根旁的一块大石头，咣咣咣，给自己助威。

等了些时候，没见到什么，又过些时候，还是见不到什么。忽然有个东西在两个孩子的眼前一晃，是土黄色的毛，比小狗大些的动物，从洞口窜出来，蹦的一下，往他们身上掠过，一下子跑得没了影。这时候天上的月亮从厚厚的云层后面钻出来了，他们在半暗半明的月光照耀下，顺着一条小路追去。其实他们也没有看到那个毛茸茸的东西是往哪里跑的，只顾一个劲儿紧追，跑了好远，气喘得厉害，就停下脚步不追了。

“这不是鬼，”金荣喘着粗气说，“又不象狼，会不会是獾子？”

“哪里是獾子？我看见它的尾巴了，蓬蓬松松的又长又粗，说不定是狐狸。”

“狐狸？跑起来那么快，我看也象狐狸。”

他们在回家的路上走。

“我总以为是鬼叫，想不到是个狐狸。金荣，你没听说吧，狐狸还会变人哩。”二牛说。

金荣摇摇头，通过暗沉沉的光线，看着二牛，说：

“你说得对，是狐狸。回头去告诉我大哥，他有猎枪。”

两人说着说着，很快就到了家。

东方的启明星还没有出来，离开天亮还早哩。

二牛对金荣说：

“我们再回去睡一会儿，这一回准能睡着。还有，菜地里小白菜都踩烂了，我想明天补种上，你把家里的菜籽带些来。”

三 姐姐的苦恼

吃过中午饭，金荣来找二牛，他带来三个小纸包。他见到二牛已经把二分地大小的菜园子，修得整整齐齐，平平坦坦，垅也打好了，只差播下菜籽。

“二牛，菜籽拿来啦！喏，这包是苋菜籽，这是萝卜籽，还有油菜籽。种油菜太晚了吧？”

“不晚，油菜长得快，我们光吃菜秧，又不是要打油。哎，金荣，你帮我去修篱笆，刺柴就在那边。你可好好修啊。”

“我可以修得比你好，象长城一样，谁也进不来。”

二牛转过头去看，笑笑。

“别吹牛啦，我知道你，说的比做的好。”

他们忙到日头偏西，完工了。二牛陪着金荣走进破屋，捧出花生罐子来，跟金荣一块吃，嘴干了，又从水缸里舀了两碗水，又吃又喝，觉得很快活。

“二牛，你们这破屋子还修吗？要不修，你就住在我家好了。”

“不修那还行？我哥哥，我姐姐，他们总不能老在外面住。”

“那也是。我说啊，要修就快修，下一场雨，水就灌进屋里来，那会塌掉的。”

“才根哥说过，等笋干做完了，他们 出来就修。”

金荣和二牛都抬头望着屋顶，看到屋顶外面的天空，一片白云恰好停在他们的头顶上，干干净净的，再看看屋里，好象也变得干净了。二牛看到墙角落里有一个蝴蝶形的头发夹子，这是冬梅戴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掉在这里了。他捡起来，吹吹灰尘，又扯起自己的衣襟擦了擦，对金荣说：

“我把这个给姐姐送去，她要用的。”

“我也去。”

金荣伸出手臂搭在二牛的肩膀上，并排走着，找冬梅去了。

冬梅住的那一家，离二牛家只有十多间屋的路程。那天叫她去住的妇女，是贵宝的妈妈，村里人都叫她贵宝妈。贵宝是大牛的小学同学，长得很斯文，瘦瘦的，是独生儿子，在乡政府里帮忙送信，做些零星活，平时不在家。

二牛他们去的时候，冬梅刚上山采了茶叶回来休息，她坐在大门口的一个石凳上，从脖子上解下干毛巾在擦汗，看见二牛和金荣来了，就站起身，迎上前来：

“你们来啦，有事吗？”

金荣拍拍二牛的肩膀说：

“二牛给你送一个夹头发的东西来啦。”

二牛跟着把那个头发夹子递给姐姐。

冬梅笑着接过来，掠起头发，夹上。

“你是哪里找到的？”

“就在墙角边。”

二牛和金荣转身要走了。冬梅跟到门外，跨前一步，对弟弟说：

“二牛，你见到才根哥，就说我有话要跟他说。”

二牛停下脚步，看到姐姐好象不高兴的样子。他没有问是什么事，点点头说了声“噢”，跟金荣一块走了。

贵宝妈笑着跑出屋来：

“冬梅你进屋去吃点东西，好好歇一歇，别累坏啦。”

“我不累，我不想吃什么。”

贵宝妈拉着冬梅的胳膊往屋里跑。

“你这孩子，在我家还见外吗？你就把我当妈妈好了。”

冬梅被拉到饭桌旁。桌上放着一碗水煮鸡蛋，冒着热气，一只洁白的磁勺子搁在碗口上。

“你快趁热吃吧，补养身子要紧。我要有你这样的闺女，这辈子也算有福气啦。”

贵宝妈说完，进屋去了。

冬梅悄悄地抓起一顶宽边草帽，飞一样地跑出屋来，又上山去采茶叶了。她心里很苦恼，早知道这样，就不会住到这一家来。她还是个十三岁的小姑娘哩，过去总把什么都看得很简单。

晚上二牛在金荣家吃饭，二牛问金荣妈：